

赏月

◎姚雁丰

盈缺原来是自由，
偏生岁岁上心头。
樱唇吹彻笙箫动，
桂影凝成玉露流。
久坐因知添冷意，
浅斟聊可解清幽。
停杯许是无从寄，
故遣嫦娥挽慢钩。

思乡偶感

◎曲波

夜坐小楼独酌
举杯邀月当头
回眸已是归路远
别时多少泪
皆成思乡愁
岁月沧桑无痕
唯有红尘依旧
离合聚散皆是缘
古今亦如此
何须苦强求



龙游北乡人(外一篇)

◎赵春媚

如果四路八乡的龙游人凑一桌，那肯定是北乡人最显眼最显形，抑扬顿挫的大嗓门自不必说，那热情豪爽的性子便让人甘拜下风。

说起龙游北乡人的热情，那是出了名的。以前龙游城里人就怕和北乡人结为亲家，因为北乡人太重情，到城里走亲戚一来就是一大群，而且走得太频繁，让城里的亲戚不堪其扰。其实，了解了北乡人的性格脾气、为人处事风格，跟北乡人结个亲家是蛮不错的。

龙游北乡人豪气，这首先体现在酒上。北乡人无论是酿米酒还是吊莽麦烧、莲子烧，都不是一坛一坛来的，而是几缸几缸起算，而且这个缸也不是一般的缸，是真正的大水缸。有朋友来家喝酒，去缸里舀酒的也不是龙游南乡人那种小酒吊，而是铁质的大脸盆。喝酒用的是大海碗，一顿酒下来用大脸盆舀酒都要来回四五趟。北乡人会劝酒，宁愿伤身体也不伤感情，一顿饭吃好几个时辰是常有的事，要喝得一个个脸像关公甚至有人趴倒才罢休。喝酒痛快不要赖，是北乡人民的酒风，客人和主人的感情有多深就得醉得有多深。

招待客人的菜，更是费尽主人的心思。自家田里种的新鲜时令蔬菜、家养的土鸡土鸭、塘里的大头鱼、市场上刚买的牛羊肉……必须摆上十大碗以上主人那才算有面子。面对这么满满一桌子的菜，女主人还很谦虚：“莫菜咯莫菜咯，发嗽卡气，酒叶克！”（没菜的买菜的，不要客气，酒吃去）

北乡人的豪气还体现在包个粽子、烧个米粉、煮个圆粿什么的，那都必须是一大盆、一大锅的。米粉烧好了，隔壁邻居都可以来吃；粽子煮好了，左邻右舍都要分过去；圆粿煮熟了，七大婶八大姨都被邀请来吃。多么淳朴而浓浓的情意呀！

北乡人乐于互帮互助更是经久不衰的传统。种田、摘橘子，哪家没有完工的，只要喊一声，大伙都会来帮忙。在水田间人们一字儿排开，比赛似的插着秧，看那埋头苦干的劲儿，外乡人根本猜不到他们并不是在自家田里干活。要到了年底，谁家鱼塘要干塘，全村人就蜂拥而来，有的准备着大水泵抽水清淤，有的穿上连体下水裤跳进塘里搭把手，有的在缺口拿着鱼篓侯着，更多的人围在塘边等着捡鱼。伴着抽水机隆隆的轰鸣声，塘水渐渐地浅去了，穿着裤腿肥大的下

水裤的汉子们在淤泥里费劲地拉着网，边拉网边慢慢地抖落着泥浆杂物。当水抽得只剩一点点时，小鱼就陷在淤泥里游不动了，大伙就可以拿起各种工具下塘去捉鱼。鱼塘的主人毫不介意这时候的“打劫”，笑呵呵地一个劲地喊“多担地”（多拿点）。

北乡人爱热闹。男人声音浑厚中气足，女人音高声细，一开嗓门几里外都能听到。平时吃饭时，大伙喜欢串门，喜欢围着喝酒翘着脚聊天，老人和孩子则喜欢在门口端着大碗吃饭，而且吃着吃着人就越围越多，话就越说越响。遇到赶集或是春节，那就“座上客常满，杯中酒不空”了，家家户户客来客往川流不息。平时有什么红白喜事，人人都会不请自来，放鞭炮的放鞭炮，搬桌子的搬桌子，端菜的端菜，一派忙碌景象。

北乡人吃苦耐劳。男人耿直厚道，走在路上裤腿挽得半天高，胸前衣服敞开着，脚板踏得地面咚咚响，一看就是做事情干脆利落样子。女人勤劳又贤惠，做事情发起狠来胜过男人，田里的活是一把好手，家里的活更是包圆了：杀鸡剖鱼烧土灶，照顾老人教育孩子，样样拿得起放得下。北乡人外出打工挣钱了，也不会让家里的田地荒了，留守家里的老年人每天一大早就背起锄头去田里干活。外出干活的年轻人不嫌弃脏活累活，什么泥水匠、油漆匠、木匠，也不管什么天晴下雨，只要有钱赚都热火朝天地干着。于是，北乡人的房子是一座赛一座的漂亮，北乡人的后院鸡鸭成群、菜地椒红瓜绿、橘园果实累累……放眼望去，到处生机盎然。

北乡人不是那么好惹的，吵起架来他们反应之快、语言之丰富令人难以接招。你讲上半句他就已经晓得下半句，你讲一句他就已经回你三四句甚至上百句，有些话能令你面红耳赤、目瞪口呆而无招架之力。但是吵着吵着，那北乡话又往往令人忍俊不禁，以致于被逗乐了。他们仿佛就是天生的话匣子，和什么人都能唠得起来，而且他们好像很强势，稍有不合，嗓音立马上扬三个八度，让人心头不禁一颤。但如和北乡人熟络起来交了朋友，那北乡人笃定是你掏心掏肺的赤诚的。

北乡是个好地方，北乡人很可爱。跟北乡人结个亲家，就能喝着北乡的酒，听着北乡的话，感受着北乡人的爽朗和热情，生活会变得滋味十足、丰富多彩起来。

迷人的北乡话

“灵山豆腐庙下酒，铜钿银子出溪口”“东游西游不如龙游，东走西走不如溪口”，这几句话很多人耳熟能详，但是还有一句更响亮、霸气十足：“中国浙江龙游北乡石佛丰塘山”（一定要一口气读下来啊）。

龙游历史悠久，方言丰富而且韵味十足。龙游各地方言大体以衢江为界，主要分为北乡话、南乡话，还有少数民族语言和移民方言。比如“我”这个词，龙游话是“努能”，南乡溪口话是“额能”，北乡塔石一带又成了“啊能”。北乡话的“我”，其实是找不到适当的汉字作音译的，用拼音也根本拼不出来，可见北乡话很独特。

从地理位置上来说，广义的龙游北乡指的是县境内衢江以北地区，而北乡又分为里北乡、外北乡，所以北乡话也很复杂，北乡各地说话发音、语气、语调都有差别。稍具体地说，歪三（横山）、习佛（石佛）、拖啥（塔石）、砸贤（泽随）、字塘（志棠）、蓝当（兰塘）、魔王（模环）等乡镇，语音虽有所不同但同属一个语言体系，所以整体上就称之为北乡话。

有一首歌用龙游话唱出来的歌词是这样的：“蛮长咯呢子，哇米气间泥，对努港泥最淮西的思给。努想了麦捏度思，努开始慌雷呗。”而北乡人唱起来就又是另一套词了：“危险朵贤米气间年吧，港地年定怀洗个贤个。啊响了哈能朵贤，啊开始慌叭。”这是光良的《童话》，原词是：“忘了有多久，再没有听到你，对我说你最爱的事。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。”这么深情的歌，换成龙游话和北乡话唱起来，着实趣味十足，令人捧腹。

北乡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：“泥荡法到啊荡西，啊荡绣堵法到泥荡西。”这句话很体现北乡人的情意深重：你不来我这里玩，我就不到你那里玩。但北乡人挑衅起来也是非常蛮横的：“泥响哈泄啤？”译成普通话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看看，北乡人摆出无所畏惧的架势了！

切身体会到北乡话的搞笑是一次在给车子加油时，我耐心等待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打印发票，她东打打西打打，忙乎了半天却开不出一张发票。我正纳闷呢？只听见那位大姐一脸奇怪、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盖格字哈泄啤歹法缺来？”（这个字怎么打不出来）一边认真地用汉语拼音拼着：“t-u-o,sh-a,拖啥！”“拖啥？”我憋不住了：“大姐，是‘塔石’好不好？”那位大姐也乐了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啊啦堵着奥拖啥逗格喂！”（我们都是叫‘塔石’的喂）于是，我和老公忍不住趴在柜台上笑了个够。

要说好北乡话特别的不容易。我觉得北乡话说得溜的人，在学语言上肯定有天赋。我就有个龙游北乡的同学，她在家和老爸说龙游话，和老妈说北乡话，和妹妹说衢州话，和老公讲常山话，和同事说余杭话，和邻居说杭州话，自己又是一个英语老师。这简直就是个语言天才呀！这位同学一再强调自己说的是“歪三”北乡话，还特别跟我举了个例子，还是《童话》中的那句歌词：“偶像绣堵米听到捏？跟啊刚捏得淮西嘎古斯，响么哈内多四，开斯慌吧！”

北乡话精彩纷呈，比方说“纸”，泽随叫“皆”，横山叫“字”；再比如“事情”，泽随话叫“贤个”，横山叫“斯个”。这真是“翻过一座山，声调就转弯；走过一田垄，语音大不同。”这些方言承载着当地民众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，蕴含着厚重瑰丽的文化积淀。

北乡话好听，天真的孩子说起来就更好听了。我有个同事，夫妻俩都是北乡人，有一次把自己的孩子带学校来玩，一个粉嫩粉嫩的小男孩，大家都非常喜欢他，总要逗他玩。最可爱的是他一张口，那一口北乡话呀，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，他简直是大家的开心果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大喊“布逗该！布逗该！”（肚子饿！肚子饿！）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加上那可可爱的北乡话，迷倒了我们一群老师。

乡音永远寄托着人们浓浓的思乡之情，说起了方言，游子就能找到一种依托、找到一种归属感，毕竟任何人走得再远也还是故乡的孩子。

